

全球化时代海陆关系的超越 与中国的选择

刘雪莲 王 勇

[摘要] 在全球化时代,海陆关系发生着实质性的改变。从理论上来看,传统地缘政治的内涵、外延以及逻辑起点都发生了变化,因此,海陆关系要突破地理环境决定论、对抗性思维以及形而上学的思想桎梏,由片面的、静止的海陆关系向联合、互动的方向转变;从实证角度看,通过回顾海陆大国处理地缘政治关系的历史事实,提出当今海陆大国合作意愿不断加强,融合性思维逐渐替代对抗性思维的论断。全球化时代的背景下,中国在处理海陆关系上需要突出合作思想,把握地缘政治重点,处理好大国关系。

[关键词] 全球化;海陆关系;地缘政治;海陆统筹;中国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003-7411.2011.03.009

[文章编号] 1003-7411(2011)03-0071-(5)

[收稿日期] 2011-03-08

[基金项目] 2007年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项目;吉林大学基础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2009JQ010)

[作者简介] 刘雪莲(1965-),女,吉林人,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勇(1979-),男,黑龙江双城人,吉林大学行政学院2008级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研究生。(长春130012)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改变着国家间关系,同时也改变着地缘政治的性质。当今世界,虽然还存在着局部性和地区性的国际冲突,但是“这些冲突的性质和处理冲突的手段已经发生了意义深远的变化。各种问题和有组织地解决这些问题的努力所产生的全球相互依赖正在稳步发展……”。^[1]虽然地缘政治问题仍然是各国首要关注的问题,但是地缘经济问题的普遍性和对政治的渗透性越来越强,并一定程度上重塑着地缘政治。

一、全球化时代海陆关系的内涵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国际间关系越来越走向相互依存状态,经济对政治的塑造作用在逐渐加强,合作和发展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旋律。这种趋势在地缘政治研究领域表现为海陆关系的重大变化上。

首先,传统地缘政治学认为,地缘政治的历史就是海权与陆权相互斗争的历史,它强调海陆之间的冲突和对抗;而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强调的是协调与合作,在地缘政治方面就是超越海陆关系的对抗观念,使海陆国家在现实中走向联合,而其中的动因或推动力就是经济利益的相互交叉所带来的依赖关系的加强,也就是源于经济动力对政治的重新塑造。

其次,地理空间不仅集中在海洋与陆地,随着国际关系在地缘政治方面的扩张,地理空间从海陆扩展到天、空、电、网等方面,即所谓的“五维”或“六维”空间,地缘空间由实体空间扩展到“虚拟空间”,立体的地缘空间形成了全球化时代海陆关系的纵向内涵。

横向的海陆大国关系与纵向的国家海陆空统筹发展之间形成了双向互动的模式,这一横一纵、立体交叉

构成的三维结构才是新时期海陆关系的全部内容。如果某一国家致力于地缘政治合作,重视与地缘大国相互协调,则必须真正把握海陆关系的横向内涵;如果某一国家立足于海陆空发展一体化,地缘政治资源以及地理空间的整体配合,则必须注重海陆空及其衍生空间的统筹结合,充分理解海陆关系的纵向内涵。在新时期,作为一个地缘政治大国,不仅要注重国际层面的地缘外交,注重国内海陆空立体经济模式的发展,更要结合国际与国内两个层面,在动态与发展中浇注新的起跳点。

本文主要在国家关系的层面上去探讨全球化时代海陆关系的变化以及中国的战略选择问题,而基本不触及国内层面的发展问题。

二、全球化时代海陆关系的超越

传统的海陆关系深受地理决定论思想的影响,简单地将海陆关系归结为二元的对抗关系。这种观念在德国的地缘政治学和欧美的地缘政治学思想中均有体现。德国地缘政治思想中的“国家有机体”理论以及“生存空间论”、“能动边疆论”等对地缘政治的影响巨大,这派学者认为,国家既要生存,就必须占有一定的空间和充分的人口资源,这个空间应随着国家的生长发育而不断扩大。^[2]这种观点充分反映了德国侵略扩张的意识。德国的“东进政策”,不仅仅是为了争夺土地资源,更重要的是把德国从背靠海洋的威胁中解脱出来,但德国犯下进攻苏联的错误,则是由于对海陆关系认识不清造成的。而在马汉的海权论和麦金德的陆权论思想中,我们能够更明确地看到海权与陆权相互对抗、相互抵御的关系。如果单纯考虑某一地理因素,必然会导致国际政治问题的认识上陷入决定论的思维,甚至滑向“宿命论”的深渊。

全球化的发展以及全球网络结构的出现,使传统地缘政治的内涵、外延以及逻辑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内涵方面来看,首先是地缘政治空间发生扩张。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空间技术发展使外层空间成为国际政治争夺的新热点,90年代信息技术的加速发展使国际政治由现实空间向虚拟空间扩展,地缘政治空间的扩展经历了由海陆空间到外层空间再到赛博空间的变化。技术的进步,尤其是航空航天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核武器的开发和研制,使地理空间的内涵发生重大变化:地球变得相对狭小,不同地域之间的距离大大缩短,太空离我们不再遥不可及。另外,通讯技术的发展以及现代化交通工具的使用,为地缘政治开辟了新的领域。我们生活的星球越来越小,“地球村”时代真的到来了。其次,权力概念发生“位移”。随着信息及网络技术的发展,传统权力概念出现“位移”。某种技术力量与地缘政治空间结合而形成的海、陆、空权使权力的概念扩大了。制信息权成为制海权、制空权、制天权之后出现的另一种模式。有人甚至总结出这样的公式:掌握最前沿科技+控制关键地区=世界霸权。^[3]传统地缘政治衡量权力的唯一标准就是以军事实力为核心的综合国力。全球化时代的地缘政治学必须考虑技术、经济、文化认同等方面的权力。再次,地缘政治的主体增多。以往的地缘政治主体只关注于主权国家地缘战略的选择,而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行为主体逐渐扩展,不仅包括主权国家,而且还包括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甚至个人等,这就使地缘政治的研究主体也得到扩展。

从外延方面来看,国家主权的相对性增强。主权是国家的基本属性,它具有不可分割、不可让予的绝对性。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国家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很多国家利益需要在国际交往中才能得到实现。国家利益的复合交叉状态,使各国行使主权的方式发生重大变化:就是要让渡一部分主权给某些国际组织,以获取最大的国家利益,这就带来国家主权的相对性。这种变化在理论上就表现出国家地理疆界的逐渐模糊性。尤其是随着经济一体化和区域集团化的发展,传统地缘政治中的国界也在人们的观念中逐步淡化。这就是经济对政治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它使地缘政治渗透着强劲的经济因素,使经济特别是区域经济的进展塑造出不同的地缘政治关系,就是海陆关系不再停留于对立上,国家之间不再彼此隔绝,而是形成了一种新的互动、相互依赖的空间关系。麦金德说过,地理条件决定历史事件发生的地点,而创造历史的永远是人。空间是静态的,而生活在空间的人是动态的。地理决定论的思想过于偏颇,夸大了地理因素对于国际政治的影响。并非地理因素单一对国际政治产生影响。研究人对自然的反作用,将是地理学中最迷人的篇章

之一。^[4]

从地缘政治的逻辑来看,全球化时代理论的出发点发生变化。传统地缘政治学将冲突与对抗视为逻辑起点,侧重于分析领土的某一特定部分,国家注重其最大利益的专心追求,即使这些会导致对抗和战争,主张考察空间、权力和两者之间的关系。新地缘政治学则是全球性的,主张将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是研究具有全球性影响的诸多问题的有效途径,没有一个区域问题的解决是孤立的。^[5]在现实的国际关系中,合作与和平成为海洋国家、陆地国家以及海陆国家之间的政治偏好。海陆国家之间的对抗与合作是相互交替进行的双向互动过程,并非始终对抗处于主导地位。信息革命引起了大国力量对比变化,加速了多极化格局的形成,金砖四国、景象五国的崛起是全球地缘政治变迁的最好例证。

在全球化时代,人类活动的空间范围不仅得到扩大,国家间的相互交往不仅在规模上得以扩张,而且它们相互之间的联系具有了更强的“密度”。^{[6](235)}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强,人员、资源的配置和流动同时在时间和空间上得以扩张。全球化突破了传统的国家的地理疆界,不同国家之间,国际组织之间,人与人之间交流更加频繁,在相互交流中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赖的态势。全球化既涉及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更涉及经济、政治、社会等不同领域的互相渗透和联系,尤其是经济联系更加深入、更加广泛。因此,必须从全球角度和整体地理空间角度出发,审视海陆关系的新变化。

全球化时代的海陆关系被赋予更多的内涵。地缘政治学说的研究如果满足现状、故步自封,则必然会停滞不前,被历史所遗弃,必然会被新的国际关系理论所取代。因此,全球化时代的地缘政治,必须超越历史、超越对抗,从传统的海陆两分的对抗思维向海陆联合的理念转变。新海权时代的到来,凸显出海洋问题的重要性,海上交通和航运技术的发达程度不可小视。今天,拥有陆权不再是为了掠夺和控制更多的领土和人口,而是主要看能否利用技术条件来控制战略性要地,能否扩大本国的国际影响力并使之超过本国范围。^{[6](228)}

随着新的电子、通讯技术的发展,人们可以更直接、更直观地参与到全球性事务中。吉登斯指出,全球化“是关于我们生活中的时空转换。距离遥远的地区所发生的各种事件,无论是否涉及经济方面,都比过去任何时候更为直接、更为迅疾地对我们产生影响”。^[7]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地缘政治大国越来越表现出合作的姿态。

三、全球化时代中国如何处理海陆关系

从海陆度值来看,中国首先是一个陆权国家,其次才是一个海权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在处理海陆关系上主要表现出三个方面的选择,即突出合作思想、兼顾东西两向、重视大国关系。在新的地缘政治现实条件下,中国需要整合海洋与陆地资源,实现海陆复合型地缘发展战略。

首先,突出一个思想,即海陆合作的思想,中国有学者称之为“海陆和合”论。主要是以和平方式管理和利用好海洋国家和大陆国家之间的地缘关系,以促进本国、本地区和全球的持久和平、安全、发展与繁荣。^[8]其基本内容应包括:海陆国家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海陆国家发挥其地缘优势,互相开展经济与安全合作;海陆国家为对方发展和彼此合作提供地缘便利条件;海陆国家摒弃传统海陆冲突、对抗思想,而以和平、合作理念为目标;不仅要实现海陆国家“海陆和合”,还要谋求海洋国家之间、陆地国家之间的合作。

这种理论同当代中国的新安全观(“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以及“和谐世界”的理念都源于中国古代“和”的思想。在当前,以“海陆和合”论作为周边外交战略的理论基础,对我国发展地缘经济、处理地缘政治关系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是有利于实现海陆国家优势互补,追求共同利益。海洋国家与陆地国家在地缘方面具有不同的地理分野,地理位置的差别使海陆国家之间极具合作潜力。海洋国家岛屿众多、资源丰富,具有天然良

港和出海口,倾向于发展海洋经济,但缺乏领土纵深;而大陆国家相对封闭,缺少出海口,但具有广阔的纵深。海陆国家之间可以进行贸易往来、互通有无,进行优势互补。以中日两国为例,日本国土面积狭小,但海洋开发较早,在勘探技术与开发手段方面技术先进、经验丰富。中国国土面积较大,传统上重视陆权,轻视海权,海洋经济起步较晚,发展缓慢。海陆国家除了可以增强地缘经济合作外,在打击海盗、走私、贩毒等非传统安全领域也可以进行广泛的合作。“海陆和合”的理论为海陆国家发展合作关系提供了切实的理论依据,有利于促进大国间寻求合作共赢。

二是有利于增进地缘外交关系,缓解地区热点问题。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东亚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但同时东亚也是世界上最不稳定的地区之一。这里大国林立、利益交错,存在领土纠纷、历史宿怨、国家统合等问题。朝鲜半岛南北统一问题始终悬而未决,朝核危机屡屡升级,大国关系瞬息万变,这些问题始终是东亚上空挥之不去的阴霾。朝核问题的最终解决有赖于美朝双方作出实质性让步甚至妥协,同时需要各方紧密合作。中日钓鱼岛、日韩独岛(竹岛)、日俄北方四岛以及南中国海的领土或领海纠纷也有赖于地区大国关系的进一步改善。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应发挥其大国的作用,积极参与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同时避免与其他大国发生冲突,坚持以和平、合作为理念,逐步建立起与其他大国的政治和安全互信关系。

其次,兼顾东西两个方向。冷战时期,中国北方苏联部署重兵,中国南方中越关系剑拔弩张、中印边界问题屡屡升级。冷战后,由于苏联解体、中印关系逐渐缓和,地缘政治威胁已经由过去的南北方向转化为东西方向。在东边,美日、日韩同盟得到强化,朝核问题尚未解决,台海屡屡出现危机。在西边,由于苏联解体,北约实施东扩,美国势力得以渗透到中亚地区,对中国形成了地缘合围之势,中国东西向地缘政治压力变大。^[9]冷战后地缘政治因素发生变迁,中国的地缘政治主轴由南北方向转变为东西方向,中国需要同时兼顾东西两个方向,充分整合地缘政治因素,实行海陆统合的地缘政治战略。切忌再以陆权大国自居,在保持陆权优势的同时,要发展强大的海权。中国的地缘政治优势在于陆权,而地缘优势的扩展和增强则应着眼于海权力量的增强。海权力量增强以后,中国的整体地缘政治力量会得到质的提升,有利于解决一系列的地缘政治问题。

最后,搞好三对关系。即处理好中日、中美以及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对于中日关系来说,需要用新的地缘政治思想来化解矛盾,实现真正的合作与共赢。从地缘经济角度来讲,小而言之,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日本的经济离不开中国。大而言之,东亚乃至世界的发展和进步也离不开中日两国的合作。作为亚洲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日本是亚洲发展的引擎,中国具有最广阔的市场、最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如果能实现中日双方乃至中日韩三方合作的进展,东亚未来的发展前景将十分广阔。^[10]

在美国与东亚各国或区域的关系中,美中关系无疑是最重要的一对。美中关系可以说是美国与东亚关系的核心。因此,美中关系可能影响甚至决定美国与东亚关系的未来。但美中关系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在解决朝鲜半岛问题、台湾问题、南中国海问题以及地区反恐等问题上,双方需要求同存异,共同协商解决问题的方案。

中国与东盟国家关系。东盟对中国的地缘战略意义突出,搞好中国与东盟关系十分重要。第一,有利于发展地缘经济。马六甲海峡是连接亚、非、欧各大洲的重要通道。每天途经此处 60% 的船只都是运送中国的货物,其中大部分是石油与天然气资源。第二,有利于加速东亚一体化进程,提高东亚国家地位。冷战后,东亚地区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各国关系经历了由敌对到合作的角色转变。东亚地区一体化是由东盟发起的,东盟是东亚合作和一体化进程的动力和核心。在东盟与中日韩“10+3”合作机制中,中、日、韩分别发挥各自动能,并接受经东盟协商一致做出的决定,从而逐渐形成多层次、多领域合作,这有利于促进和平、发展与繁荣,造福本地区国家与人民,从整体上提高东亚国际地位及影响力。第三,有利于缓解地区安全问题。中国与东盟 5 国越南、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

亚在南中国海存在领土纠纷。2002年,中国与东盟签订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首次规范了中国与东盟各方在领土问题上保持克制,规定各方在海洋环保、搜寻与救助,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的合作。

总之,在充分理解全球化时代海陆关系内涵的基础上,需要对海陆关系的理解做出超越,必须摒弃传统地缘政治学中的“地理决定论”思维和对抗性思维。从海权与陆权两分到海陆联合、海陆统筹,从传统的冲突、对抗逐渐走向融合与合作,必将成为地缘政治学发展的重要历史趋势。中国在处理海陆关系上需要突出合作思想,把握地缘政治重点,处理好大国关系。作为一个地缘政治大国,单单重视海陆大国关系的横向内涵或国家的海陆统筹发展都是不够的,必须结合国内与国际两个层面,利用经济与政治两种手段,在纵横交叉的三维结构中寻求新型海陆国家关系建构的平衡点,在静态的地理空间与动态的国家关系中把握地缘政治发展的脉动。

参考文献

- [1] [美]威廉·内斯特. 国际关系: 21世纪的政治与经济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17.
- [2] [英]杰弗里·帕克. 20世纪西方的地理政治思想 [M].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1992: 68
- [3] 张妍. 信息时代的地缘政治与“科技权” [J]. 现代国际关系, 2001 (7).
- [4] [英]哈·麦金德. 历史的地理枢纽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8: 44
- [5] [美]杰弗里·帕克. 地缘政治学: 过去、现在和未来 [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3: 79
- [6] 李义虎. 地缘政治学: 二分论及其超越——兼论地缘整合中的中国选择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235, 228
- [7] [英]安东尼·吉登斯. 第三条路——社会民主的更新 [M]. 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99: 33, 36
- [8] 刘江永. “海陆和合”, 中国地缘战略之本 [N]. 环球时报, 200- 04- 12
- [9] 张威威, 张光新. 冷战后日美同盟的强化——以联合国军演为视角 [J]. 东疆学刊, 2009 (2).
- [10] 于素秋, 何鹏举. 在新的国际秩序中构筑中日关系的新平衡 [J]. 东北亚论坛, 2010 (5).

[责任编辑 富燕妮 许佳]

Transcendence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Sea and Land Powers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and China's Choices

LU Xue-lian WANG Yong

Abstract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the relation between sea and land powers is substantially changing. Theoretically, traditional geostrategic connotation, extension and logical starting point have changed. Therefore, the relation between sea and land powers should break geographic 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 antagonistic thinking and metaphysical fetters, transform to united and interactive relations. Empirically, through reviewing the historical facts of geopolitical relations,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at the sea and land powers will strengthen cooperation, as well as united thinking will substitute antagonistic think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when handl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sea and land powers, China needs to stand out concept of cooperation, grasp the geopolitical keys, and properly handle the relations of big powers.

Key Words Globalization, relation between sea and land powers, geographical politics, integration of sea and land, China